#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九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宋存標子建參閱

陸貞山集

疏　　　　　　　　　　　　陸粲

處置邊防疏　築邊墻

臣聞設險守國，經世之要務。有備無患，保邦之遠圖。古之有國家者，未始不以城郭溝池爲固。其在邊疆。

所繫尤重不可一日缺焉者也臣竊見我朝西北邊防處置可謂周密然日久弊生不無少弛且如陝西河套本吾內境國初設東勝衛於此以控扼其地其後廢而不守遂使河套之險棄為虜巢每歲秋冬虜輒屯聚其間為我邊患其寧夏地方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勢平衍城堡稀疎邊墻低薄易於掏挖壕塹狹淺可越而過虜每擁衆從此而入肆為殺掠我軍無險可據分而備之則患人力之單微聚而不罷則憂餽餉之難繼使一方騷然八郡困敝職此之由往

時建議者每欲舉張仁愿築受降城故事復守東勝（此爲復祖宗故地決非迂也但不可內之無根本造次先行耳）
阻河爲固連接寧夏大同二鎮以爲聲援是誠上策
顧事體重大未敢輕議爲今之計惟有將前項邊墻
幫築高厚壕塹挑濬深濶外以禦虜寇內以衛耕牧
最爲急務正德初年該陝西總制都御史楊一清條
陳邊務要將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澇池至寧夏橫城
三百里內邊墻幫築已經兵部題覆准行興工築墻
約計四十里會本官去任其功未竟繼之者畏事避
嫌莫肯任此因循至今邊患日甚陝西地方益加凋

敝將來之憂恐不止如今日而已幸遇　陛下天縱
神武方勵精圖治修舉舊章邊防重事所宜及時經
理況陝西自今年六月之捷虜人創艾未暇深入爲
寇地方稍寧正可有爲之日夫難得易失者時也此
際不爲後欲爲之恐愈難矣議者多言邊塞之地風
沙驅擊版築之功難成易壞然自正德初迄今二十涂司馬于神廟中年議下延俱起工扒少
餘年前項邊墻四十里者猶屹然如故則斯言之不蓋西邊墻立之後沙壅與墻平或高于墻則失險
足信亦明矣夫興事立功要以實心爲之能極堅完矣故西邊非墻不可然乃沙不當使積也
自堪耐久若如當時原議築墻濬壕高廣深濶皆踰

二丈有敵臺以便守禦有煖鋪以便巡警有小堡以相協助有墩臺以備瞭望處置精詳形勢雄壯選調勁兵分布要害虜人畏懼自然不敢侵逼其欲來送死仍前塡壕乞墻我軍乘高矢石交下彼之人馬損傷必多虜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其勢必至奔潰因而乘之蔑不勝矣（此殺武川馬仲達之兵勢也）爲今日守邊固圉之計莫先於此臣嘗詢訪西人僉以爲便且謂有五利焉蓋憑高視下以逸待勞士有全力以制虜敝一也畜牧在野得免驅掠歲益孳息邊民富實二也今邊境之馬墻成則

步卒守。量省騎兵。減芻秣之繁。免追賠之累三也。寧夏地方。大小鹽池。歲課嘗患不充。緣守臣以虜寇。不時侵軼撈取則恐惹事而有咎招商又多畏憚而不來墻成則得以時撈取。商賈流通鹽課克羨軍用益饒四也。廣開屯田。安意耕穫。歲收子粒。以佐軍興漸省轉輸用寬內郡之力五也議者不察此顧以勞人費財為言。曾不思陝西諸郡。逓年供給邊餉。飛芻輓粟。千里不絕。勞費何可勝言。一遇虜賊入套。聲息稍緊。邊臣奏開鹽引。及動支官帑銀兩。輒數十萬今築

墻止三百里。先年原擬人夫口糧等用，止該銀十六萬兩有奇。又加以別項雜用，總計不過二十萬耳。墻成之後，使虜不敢入套，邊方無驅擾之患，內地有休息之期。計每歲所省，視築墻之費何止數倍。所謂一勞久逸，暫費永寧，較其利害多寡，亦灼然易見。但恐邊臣偷安，過於畏慎，自生疑阻。是在聖心獨斷，委任責成。然後流言不行，人肯任事耳。如蒙皇上俯察愚臣之言，乞敕兵部查照先年題覆事理，及臣僚中有建言及此者，參詳議處以聞。敕陝西提督邊務

大臣會同彼處巡撫都御史親詣前項地方。相度整理。其所用銀兩於太倉動支一二十萬。如果不敷或量開贓引。或支陝西布政司無礙官銀接濟。選委布按二司及分守守備等官。分董其役。務令十分堅固。不許苟且塞責。春夏興工。秋冬輟役。一二年間可畢其事。如此則邊防永固。虜寇斂戢。俟數年之後。我之財力稍克。士馬足用。雖復城東勝以收河套亦可爲矣。

法祖宗復傳制以端治本疏　　勤召對

臣伏覩君臣同心爲平治之本故游讌之集下聖祖成 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以君臣同遊爲篇首臣每誦之未嘗不竊嘆祖列名臣礼遇之事應制之作無不極之與黃山此詔命也 聖慮之深遠也蓋自古禍亂之原每生於壅蔽而壅蔽之害常起於上下之不交我 聖祖作爲典訓以詔萬世託始于君臣同遊之一言正欲通上下之情而絕壅蔽之害其所以貽厥孫謀者至矣臣聞天下之勢如一身必血氣周流而無滯則其身堅强譬如一家必骨肉歡洽而有恩則其家康泰古之善治者每以通達下情爲先務君臣之間日相接見非特三代盛德之主若此而由

漢唐以下皆然，未有隔越不通，如近世之甚者。今必先去此弊，然後天下事可從而理。不然，雖興利除害，時時延納言論，縱止聞亦可以親見其下情，日後明察之事，非特見仁大度也。惟日不足，亦暫得而終失，未見其有益也。仰惟我

聖祖創業垂統，正名定分，極嚴於君臣之禮，然接遇臣下，延納群情，曾無少間。當時遣將出師，皆面授成算帷幄，信臣若劉基、宋濂諸人，日侍左右，遠方卑賤布衣儒生，俱蒙引對，甚至民之役于官者，亦以言事直達御前。是後若　太宗　仁宗　宣宗，咸遵守而行之。一時而三楊、蹇、夏諸承顏造膝，謀論往復，猶家

人父子是以上下交孚底于極治　朝廷政權自不至于旁落下移也臣聞諸故老近世朝儀起自　英宗以幼冲踐祚未能親決萬幾當時諸臣苟為權宜之計常朝奏事限定起數隔日預定春坊本擬　旨發落自餘政事俱俟朝退具疏封進沿襲至今遂為故事每日常朝諸司引奏皆瑣碎事務官員謝恩見辭頃刻而退此外君臣無復相接情意壅而不通弊端由之以啟天下之患無大於此者迨　英宗自南宮復辟始親政事大臣如李賢王翺特被顧問近

孝宗晚年，亦數召劉大夏、戴珊等議事，然猶未能盡復舊制，是若有待于今日者。陛下以聖神御極，總攬權綱，釐革弊政，慨然欲舉一世於三代之隆，甚盛心也。然圖治者必端其本，猶治病者當究其原，今日本原受病之地，正在上下之情不通，故臣之愚以為必先去此弊，然後天下事可從而理也。臣謹按大明會典內所載，朝儀華蓋、謹身、武英等殿，皆得朝見奏事。又云凡朝退燕閒及行幸處，文職三品、武職二品以上，及勳舊文學之臣賜坐。觀此則知內殿乃君

臣常接之地而凡乘輿所在臣子亦得侍從矣又按
御製五倫書及先輩名臣所著　聖諭錄等書往往
載當時顧問應對之語舊典甚明可爲依據伏願
陛下遵　太祖之遠猷繼列聖之成法盡剗數十年
之弊以復舊規每日視朝罷退御便殿接見群臣凡
政事之大者所司先期上奏至日仍據其本末委曲
敷陳大臣在旁上與之熟議可否親賜裁決事畢之
後從問當世之務人材賢否軍民利病皆得言之侍
從臺諫輪日奏事或許非時請對撫按方面等官及

諸邊大將廷辭入謝皆引見賜食訪以便宜其餘外服庶僚凡因事而至者卒然時召一二而問之得以周知民間之疾苦至於講學一事所繫尤重今經筵月惟三御寒暑又皆間歇惟日講最爲親近然接對不過數刻情意猶未盡通乞如洪熈年間開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博聞有道之士數人置諸近侍使更番入直陛下聽政之隙輙造其間從容下問或講經史或論治道涵養漸摩之久自然有益聖德如此則上下之情通壅蔽之害去天下事將無不可爲

者。雖三代之治。亦由是可復矣。

## 去積弊以振作人材疏　用人

臣聞立賢無方、古之常道、我祖宗朝用人、初未嘗拘泥一途、近時典選者、專守資格、偏狹固滯。壞盡人材、其弊已非一日矣、茲遇　陛下聖明、庶政日新、舊章漸復、海内延頸、想望太平、臣愚切謂致治莫先于人材。而欲人材之興起、必去累年之積弊。用敢略舉數事言之、其一選用行取、及奏保旌異之類、專重進士、賢才何往無之、豈獨進士可用。今由此途而仕者、雖

或治無善狀。在上者猶護持之。其人非進士也、則指摘瑕疵、動加摧抑。人情無所慕、則不能有所勉。吾既薄之、彼寧不自棄。是驅之於不善、而使民受其殃也臣謂舉人監生等出身者、果有賢能、宜與進士兼取並用。屬者言官建白、已嘗及此、然所論止爲遠方、臣猶病其未廣、況庸人狃于習見、往往議其迂濶難行、自非立爲定法、常切申明、臣恐奉行者不至、姑取一（徒有其言實無其事無）二以應故事。終無以爲激勸也。（弊也）其二教職往時所重、名臣多出其間。比來此選日輕、有志者多不屑就、如

老耄昏塞十居七八教法不行人材日壞臣聞正統
天順間歲貢生猶間授京秩今雖舉人教官行取者
僅千萬之一二若進士告就此官良非得已而吏部
遇其遷轉例不以要職處之夫儒官落莫人所不堪
又加挫抑其誰願此臣謂此等果教有成效宜優加
陞擢以示勸雖歲貢出身亦間授其尤者不次用之
使知激昂且以警世之玩忽者甚增其祿俾得養廉
撫按藩臬務須優待問答免行跪禮講書必令預坐
且以此意戒飭提學官使爲之倡其歲貢除遴照近

例嚴加考選外仍復舊規府學一年貢二人州學二年三人縣學一年一人通令坐監讀書就于其中選取教職蓋此輩所以老耄昏惷者正以貢期濶遠歲月磨礱漸至衰頹耳今爲此則非惟淹滯不振者得覩光太學而年力尚壯者亦得及時效用此法果行所振拔者多矣其三各王府長史紀善教授等官舊皆以儒碩充選若楊士奇劉忱由此致大用自餘名臣尚多今則例用闒冗不材者終身不遷有同廢錮以故宗室中屢有放恣違法者由輔導官非人且權

漢府諸王驕恣今稍稍制之

輕故也臣請自今遇缺皆選有學行者爲之秩滿一體陞遷夫民家有子弟猶爲求良師況在　皇族可不擇人輔翼矧年勞敘進仕者之常豈有終始一官之理斯人之觖望不足惜而見　朝廷有厭薄宗室之意豈所以厚本支而勸親親哉其四邊方州郡若雲貴川廣地雜蠻夷易動難安長吏之選視內地猶當加慎今有願就遠方之例其人大抵日暮途窮苟圖利祿耳在上者曷爲狥其欲又凡外官考察才力不及俱調遠省是薄其民而使不肖者治之也若曰

欲懲戒其人，使知策勵，則貶秩可矣，何必遠方。此等去處，不幸而有梗化者，興師轉餉，所費不貲，若精擇良吏，以土俗稍宜者為之，厚其俸給，優加遷擢，使（外官任職不宜甚近，近則便于營家，亦不宜甚遠，遠則難于察俗。）撫字之為愈乎。其五，鹽法、馬政，國之重事，非廉幹強力者無以任之，今行太僕、苑馬寺、鹽運司等官，銓曹甚輕其選，而士大夫尤不樂為，其為之而能自振拔者，益無幾人。頃　朝廷方議通鹽法、修馬政，然不擇其人而徒變其法，猶無益也。天下事孰非臣子所當為，選華擇要，猒憚繁劇，乃不忠之大者，此風豈可長

哉凡此數端皆積年宿弊最爲害事者乞敕吏部盡行改革一洗偏狹固滯之習以施鼓舞振作之權不過數年其效將必卓然有可觀者也其他用人之方切於時宜者臣懇謹據一得之見條陳四事於後

計開

一久任使臣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我朝稽古立法內外官員俱歷九年考其功過以爲陞黜其後稍變前制然弘治以前仕者亦多歷俸兩考纔陞自逆瑾盜政始盡變舊章內外官員遷轉不常人思

速化因循苟簡推目望陞縱令有所建明亦多不究其智新故交承之間姦弊因之而起比典選者亦曾議及此然立法不平如謂知府知州應久任似也彼布按二司及府州佐貳獨何功而歲歲遞陞乎且官至布政按察亦尊矣其志亦可行矣稍令歲月稍久不爲甚屈何必未滿輒遷以滋僥倖勞逸不均遲速迥異人心不服窒礙難行今欲行此必內自部院監司外自藩司郡縣一槩施之縱不能盡復九年之制亦必如弘治以前實歷六年其賢能卓異者與其遜

級而亟陞不若久任而殊擢如知府經歷布政副使或陞四品京堂按察使徑陞副都御史侍郎布政使徑陞侍郎或尚書凡京官任內曾歷過知州知縣者從優敘用庶几彼此適均小大競勸人各奮於事功不敢希冀僥進民生安而士習厚矣

一慎考察臣嘗見故大學士丘濬所著大學衍義補中論考察之弊最爲明切濬之言略曰本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司府州縣各齎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及所行事件有未完者當廷劾奏以行黜陟

近因選調積滯設法疏通輙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不復稽其實跡立爲老疾罷軟貪酷素行不謹等名以黜之大非祖宗初意按舊制官員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三考然後黜降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伸理其愛惜人才而不輕棄絕如此彼哉何人立爲此等名目加以空文何以厭服其心乎臣按濟此言深中近世考察之弊惟今天下所造須知文冊止是空文部院雖或行查即立此名目亦當得實事以實亦不過虛應故事其前項不謹等名目行之旣久誠

難猝變然以　祖宗之良法美意彼妄庸者一朝而易之如反掌況此等弊法苟欲改革亦何難之有至於所謂考語者大抵駢四儷六兩可難辨之詞夫古之聖賢猶不能以一言盡一人今區區數語欲盡夫人之情狀難矣況未必盡公乎若謂官吏賢否吏部所知有限不得不屬諸巡按亦當使明著其跡如昔人所謂某人廉吏也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有某事以知其能仍討其所開報之虛實多寡以為巡按之殿最則皆知所警懼不敢以喜怒之私上下

之乃不為無故

其手。使公道昭明。黜陟惟允。賢者不至於失職。而不肖者亦無所苟容。其爲國家之益大矣

一汰冗官。臣惟官之冗。未有如今日者也。一事而置一官。數人而理一事。且臺省藩司。布列充滿。而國家每行一事。輙議別爲設官。然則彼在位者。徒坐食而已乎。夫爲政以人。不在多寡。如其賢能。自可兼理。不然雖多亦奚以爲。大抵添設一官。止爲吏胥人等。開一騙錢局。其實于民無分毫之益。今天下額外剩員。所在充溢。愈近民者。則其害愈甚。至于布按二司。設

官尤爲過多。其巡歷地名。或一時總至。或先後沓來。有司政事。奔于送迎。民間財力。困于供億。況此等官員賢者所至有益地方。不賢者取具文移。苟以塞責。且如淸軍。最爲重事。今不過行委屬官。將前官已淸查者。重錄一過造册了事而已。行伍無所增益。里甲年年受累。又其巡歷。止于衝要地方。使公私勞費。其偏僻州縣。或經年不到。官吏放恣。莫之誰何。勞逸苦樂。殊爲不均。今之爲撫按者。止如督率二司出巡。足以禁制守令之貪暴。不知過多之爲害如此。昔唐姚

崇言擇十道按察使患不得人夫舉天下而纔十人猶且難之况今數倍之多乎臣聞舊制止是僉事分巡餘皆坐司管事而今觀之二司官緊要者布政司則管糧按察司則提學兵備而已然兵備之設亦似過多特有可諉者曰爲保障地方計耳若夫詞訟旣有分巡錢糧有官督理則分守之官殆爲虛設其他一官之事分屬數人者有之至於京官尤爲過冗大率在部者過於閒逸專管者無所建明臣謂京官省則俸祿可減以紓國用外官省則供億可減以厚民

生乞敕吏部通行查考凡不係緊要者量爲裁革省一分則有一分之益不然十羊九牧徙爲煩擾官愈多而事愈蕪欲天下之治難矣

一復制科本朝以經術取士其名技正然士專一經不暇他及一得科第棄不復省間有從事古學者力分于簿書志奪于進取自不能專攻不惟文辭之陋而議論識見亦不逮前人遠甚蓋科舉之法行之百六十年而人才終有愧于古者如此且天下固有高明倜儻之才不能應有司之繩墨者是科舉所得之

外未嘗無遺才也前代取人不專一途明經進士之外未有制科雖其途似雜而得以鼓舞豪俊網羅遺逸　祖宗朝亦有賢良方正懷才抱德經明行修諸科臣愚乞倣此意特設一科以待非常之才必博通經史兼工文詞曉暢治道者有官無官皆得應之間數歲一舉每舉不過數人高者儲之禁近其次分置諸曹先有官者則遞進焉如此則天下之士爭自奮起雖已仕者亦不廢學無復專經之陋矣臣又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今天下固有學習兵書諳曉術數

而案牘文墨非其所長者又有沉鷙勇敢之人胸中了了而不能筆之於書者此等任既無階心常自負每有風塵之警輒思攘臂其間縱無所成亦能始禍唐之黃巢王仙芝宋之張元吳昊皆以流落不遇遂肆凶逆其事可鑒大抵人有才氣而不得逞其末流何所不至若御得其道則狙詐咸可作使乞令所在官司凡諸色人有不習舉業而才藝可稱者聽其薦開具才試用其有知邊情諳武略膂力騎射過人者或隸京營或送各邊隨軍效用既以收拾遺才用備

緩急又可陰窒禍變銷沮姦雄至於薦舉之途近亦稍狹請令文武官凡到任後各舉一人自代及查復洪武十五年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正統年間方面知府有缺在京三品以上保薦事例斟酌舉行庶得以廣朝廷之耳目助銓衡之明揚是或補偏救弊之一道也

劾太監闞洪疏　馬政

臣等奉敕清查各馬牛等房頭畜會同御馬監太監張端及戶部分管委官親詣各倉場將現在馬牛駝

驢逐一查驗膘壯堪用者存留外其揀選不堪者照依戶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就送本部與兵部給散軍民操備耕種行間准兵部車駕淸吏司手本該御馬監太監閻洪等題稱在外坝上等各馬房馬有曾經上用及馱過金鞍賞名選記拔印成對等項內有患病倒死尚且具奏埋瘞中有耕稽擠乳驢頭并瞎瘸馬匹聽候　嚴冬等節茶飯取用若一槩給軍騎操恐內外馬匹印號相雜眞僞無別乞要止照數過實在數目會計料草其點退馬匹免行送部等因到臣

看得馬房之設肇于永樂年間當時司牧得人畜產蕃息誠有資於軍國之用自法久弊生人情玩愒虛增數目冒破錢糧積有歲年浩無紀極茲遇 聖明在上深欲節虛費以資實用特敕臣等清查臣等點視之際酌量情法再三詳審定其去留據該管官旗人等重甘結狀見在馬匹數內並無前項馱鞍披甲等名目其馬匹倒死春冬二季送光祿寺夏秋二季付馬戶刷剝皮張送順義等縣貯庫亦無埋瘞事例所有耕耤擠乳牛隻并馬駞堪備取用者俱已量爲

存留其餓損矮小老癩瘸瞎者方行揀退送部今太
監閻洪題稱一槩給散騎操恐內外馬匹印號相雜
恩得臣等初奉　明旨因恐馬牛舊印模糊是以奏
請再印比及點視各項頭畜除三歲新俵馬駒外其
餘有印者僅千百之一二亦多細淺不真臣等據該
監造報文冊內開環吉三尖等字號逐一分別滋烙
其揀退者止是剪記鬃尾原無印號又何相雜之有
切照閻洪係該監掌印官吏司牧政亦既有年馬匹
在外印號不明漫無稽查既不能及時奏請處置使

姦弊日滋迨臣等揀退乃復假此爲辭希望存留其敢爲欺罔亦甚矣洪又稱此時馬匹數少若復加揀退麾牧將無孑遺是又爲危言以動 聖聽冀其所請之必行也夫騰駒考牧貴在精良若多留惡馬適足爲同群之累譬如治田者不先去稂莠而望嘉穀之蕃烏可得哉況見在馬匹不下數千使司其事者能加意飼養假以數年自可漸至蕃息今乃欲留此羸病殘廢之畜望其孳生以壯觀國家寧有是理原內官司監鑽緣不可鉤考以坐食其中者多故不洪之設心實慮馬匹揀退則草料亦從而節省會派

之數既少則侵尅之利必微是其望今日存留之名（肯術法也）
正爲他日胃破之地耳。仰惟敕諭謂各處輸納錢糧
皆小民膏血之餘官無實用利歸姦貪積弊已深誠
可痛惜臣等伏誦至此竊嘆　睿鑒高明洞悉奸弊
洪雖有言亦安能上惑　聖聽使其棄有用之財以
養無益之物重爲民生國計之蠹哉然洪巧飾虛辭
萬一　朝廷或誤聽之則侵漁之徒因茲得利仍蹈
故習將來愈無忌憚其害豈可勝言竊恐　聖明節
財裕民之至意反爲憸人沮壞而已行之　明旨將

遂託諸空言。又何以信今而傳後哉。臣等責任所在不敢緘默，伏乞敕下戶兵二部，仍照前　旨施行。其馬匹除給散騎操外，有十分老瘦瘡瘸者。既難以供備騎差，又不堪軍人騎坐。合無并牛驢俱聽該部從宜處置，量行變賣銀兩收貯，以備買馬等項支用。仍乞　天語叮嚀戒飭闕洪安靜守法，毋輕信下人撥置，以共成足國恤民之舉。庶几法令得行，宿弊可革，而臣等亦得以奉行敕旨，少免於失職之罪矣。

陳馬房事宜疏　馬政

臣等奉勅清查壩上等馬牛羊房頭畜會同原差太（先生所陳兵與練達詳明究以前言設十孫改易省主省臣出爲縣令又復微辭而去十）
監張鼎并戶部分管委官主事賈埈等親詣各倉場
案行該管官旗將見在頭畜從實分別毛齒郎記來
歷其揭開報公同逐一查驗除揀退不堪者節經戶
兵二部題奉欽依變賣并分給皇城四門等處擺隊
應用外見今實在馬駝驢騾牛羊并駒犢共三千九
百七十七匹頭隻查得嘉靖六年未奉　明旨清查
以前戶部原會派各倉場料艸大麥豌豆黑豆等料
共一十八萬二千一百九十石艸四百九十六萬三

千束。今臣等查點各項頭畜俱有實數。通計一年該用料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五石七斗八升、艸九十萬一千五百八十四束。比之原數。該減料一十四萬二千八百七十四石二斗二升、艸四百六萬一千四百十六束。已經造冊奏繳。及造青冊送憑會計。所據內外官員虛增妄報。濫月侵欺。情弊顯然。論法俱難輕貸。緣節奉勅旨。都免查究外。臣等看得自設立馬房以來。迨今百數十年。糜費侵漁。不知凡幾。根盤勢據。莫敢誰何。中間雖一清查。旋復沮壞。茲遇 聖明在

上方勵精求治。虛己受言。無復暴時掣肘之患。故臣等叨承任使。得以粗效其愚。勉竣厥事。但目前之弊雖已稍除。而將來之憂未能逆料。苟非深思遠慮。立爲經常一定之法。是塞其流而不清其源。豈久安之道哉。查得弘治年間給事中許天錫等清查事完。嘗條陳十有四事。該部題覆准行。不幸正德初年沮於權姦。行之未竟。臣等今據所奏。參酌時宜。謹陳十事

上瀆

聖聽。乞下該部看詳採而行焉。

計開

一稽實數、臣等竊惟畜馬以資軍國之用、乃以衛民、非以病民也。今各馬房輸納錢糧、皆小民膏血之餘、而典牧者、任意侵欺、浪費無極、計一馬豢養之資。何止破中人十家之產。蓋緣會派不稽其實數。故支盡出於內臣。是以其弊至此。乞敕該部通行各馬房經該官員將臣等今次查過實在頭畜、逐一開寫毛色口齒印記來歷、置立文簿、送部用印鈐記、付該管委官收掌、遇有孳生倒死、及該監取回發下等項馬匹、養馬官旗、先行呈報。委官驗過。及報本倉。附簿明白、

方准收除。各官攢遇每月赴部註銷之日，就將收除實數呈報巡清科道官。其艸料每月或五日，或十日一次，委官親自下倉，眼同內外官，明白放支，候至年終，科道官會同委官，親詣各倉場，逕行查點，造冊送部，以憑會計錢糧，庶實數有稽，宿弊可革。貪冒之徒，無從而上下其手矣。

一省虛費，臣惟引重致遠，馬牛之常性，今之所畜者，老死槽櫪，徒費豢養，而無一日之用，然使所支之芻料，盡爲馬食，猶之可也。顧錢糧之糜費不貲，而馬牛

之耗損益甚。一舉而兩失之豈不尤可惜哉。訪得各馬房馬有支料八升、牛有支料一斗、及艸二束者、以一馬牛而兼數馬牛之食。誠爲浪費皆由內外官員假此多支、以爲侵尅之資耳。臣等查照該部覆題及弘治年間、給事中許天錫奏內事理、參酌損益、除耕籍牛、曾經上用、其艸料合行照舊關支、及三牛房牛隻、見今每隻日支料三升、艸十斤、別無議處外、其西兒騍馬、并擠乳馬匹與料五升、餘馬俱各料四升、艸一束、騾駝一隻與料六升、艸一束、其各馬房存留牛

艾并驢騾俱照三牛房例定與料三升草十斤已經照數造冊進繳合無定爲定例通行遵守仍查弘治年間該部原題事例中明侵盜錢糧之禁敕御馬尚膳二監轉行提督太監等官嚴督各該官員今後馬牛在房務要加意飼秣除天行時氣外平時一月之間百匹之內倒死三匹以上者將內外官軍醫獸參究送法司治以重罪如提督等官故縱容隱者聽科道官指實參奏使人知警畏則錢糧不至虛費而馬牛亦免橫死矣。

一免會派臣等看得戶部年年會派各馬房料艸俱行山東河南直隸順天等府辦納動以數百萬計實用無幾虛費居多今臣等清查明白頭畜已有定數則錢糧宜從減省況前項地方水旱災傷科役繁重合無勅該部將嘉靖七年會派之數除已徵在官外其未徵者量與停止或通融計算准作以後年分之數用紓久困之民抑臣等又有欲言者各馬房艸場地土本為飼秣之資頃年常遣官閱實計有地三萬三千餘頃其子粒所入姑以一畝三分計之已踰十

萬兩之數假令歲收其半亦自足用比奉　明旨差
官勘用處置合候完報之日令該部計處每年額料
取給于此其會派之數盡行蠲除以後更不必重徵
惟　皇上不惑羣議斷然行之凋瘵遺黎不勝幸甚
一減旗軍看得各馬房旗軍俱從騰驤等衛所摘撥
在房專一喂養頭畜近該戶部覆題要將多餘之數
照先年事例發回原衛所差操臣等查得各房見在
旗軍共四千四十九名其間役占買閑比比皆是如
騸上馬房止有馬牛等畜共二百三十三匹頭隻却

有軍六百六十一名冗濫至此極矣夫設軍以爲馬也今馬少軍多將安用之且如湖渠馬房先有牛馬等畜共七百五十四匹頭隻今除減退外尚有四百九十九匹頭隻然軍士止九十二名亦不聞有缺少之患舉此一處以例其餘則空閑者之多可知矣國家養軍歲費糧賞不知凡幾豈容置之無用之地以供私役哉如蒙救下該部將各馬牛羊房軍士盡行查出照湖渠馬房例視其馬之多寡量爲存留其餘悉依原擬發回衛所差操俾行伍克實牧圉專精彼

此實爲兩便。

一處牛羊查得弘治十七年給事中許天錫等奏內稱西琉璃廠羊房牲口不多用一乘田小吏課五尺童數人牧之有餘今本房添設管事官員數多草場地土占種殆盡日支料草尅減無遺養牲旗軍及民戶私役買閑頻年糜費財力養此瘦小牲口直至倒死方送光祿寺皮肉潰壞不堪祗待本房官員又恐死畫無憑關支料草以爲侵尅之媒間令軍民私自買補或有孳生亦將冒頂舊數多係羸小羔犢日以

就斃牲口既無實用錢糧又爲虛糜深可痛惜乞敕該衙門將見在牛羊作急取用免至倒死靠損公私艸場地土照牛房例給軍佃種銀兩付司局收貯以備光祿寺支買牲口應用民戶發回該縣當差及着得司牲司司牲局俱在一處事務最簡合將衙門歸併或裁減官吏行令帶管等因臣等今次查點本房見在牛羊四百七十七隻據司局官吏開報俱係光祿寺遞年發下寄養臣等目擊其羸弱之狀甚至有出闌圈即已僵仆而死者有之審得其間情弊誠如

給事中許天錫所言除將牛羊量行揀退照依兵部
題准事理送順天府變賣其存留者將來疲損倒死
勢所必至宜令光祿寺及時取用仍戒飭本寺今後
遇有解納牲口務要揀選膘壯者收用其不堪者退
回變易或仍責令本戶領收不必發下寄養以滋耗
費之端其餘若給種地土發回民戶減革衙門官吏
乞下該部查議悉照原奏施行其於國計誠非小補
一嚴貫補據蕃收千戶所官蘇鏞呈稱東直門所裡
外牛房并吳家駝牛房養牲擠乳供應膳羞先年遇

有牛隻倒死負累軍人賠補成化十四年該所千戶郝端題准將外牛房并吳家駝牛房艸場開墾與軍耕種每年徵收子粒銀一千二百五十兩俱本所收貯遇有牛隻倒死就行買補惟存湯山草場以爲牧放之地正德三等年該尚膳監太監張裕題准將湯山牧羊艸場開墾一半徵收銀兩修理公廨續該太監王誠又將外牛房并吳家駝牛房二處地畝銀兩俱徵在監收貯本所官員並無干預等因臣等查點過三牛房見在牛四百五十隻其間瘦損者不可勝

計徒費糧艸而無實用緣前項子粒銀兩歸之內監輸納既無簿籍可稽領買又有短減之弊內外官員遞年買補牛隻專取瘦小者以充數既利其價賤可以花銷又幸其倒死重復買補此其弊端誠不可不嚴爲禁革乞敕該部仍照先年事例將前項地畝并湯山艸場子粒銀兩俱令本所自行收貯置立卷籍自今年爲始將徵收并支用過銀兩買補過牛隻數目明白開寫科道官每年終查點頭畜之時通行稽考如有侵尅挪移等項情弊從重參究其買補牛隻

今後務令收糧主事，眼同本所掌印官，擇取膘壯有乳大牛，不許將瘦小者，擡價收買等。又看得壩上壩南壩東，金盞兒甸，義北高湖渠，七馬房，各有牛隻，除揀退不堪外，其間畧有膘息者，量留七十隻，但馬房本為畜馬，而以養牛，既非所宜，況此牛又不擠乳，供應誠為無用，今無行前項馬房，將存留牛隻揀選內有堪以擠乳者，送東牛房，其餘俱送光祿寺應用，以後但有牛隻，俱照前處置，庶幾不糜有用之財，以養無益之物矣。

一革冗員。看得各牛馬羊房。俱設有內官管理。馬匹錢糧。每歲或七八員。或十餘員。其多者至二十餘員馬少官多。十羊九牧。徒爲煩擾。且今頭畜更減於前。錢糧不多。官亦宜省。乞敕該部。查正統等年間各馬房原設內臣額數。如有馬少官多去處。量爲裁革。養馬指揮千百戶員數過多者。一體查明。發回本衛所聽候差操。其內臣之中。豈無賢能有志向上者。宜令提督并巡視倉場科道官察其勤能廉靜者。具奏旌擢。怠玩貪刻者。指實奏聞處治。每年終仍計其畜產

之繁耗、以爲、殿最。懲勸旣明。則人知激勵。是亦修舉馬政之一助也。

一禁饋遺、訪得提督等官、每年點視馬匹、所至內外管事人員、盛設酒席欵待、及饋送茶果錢、多至百數十萬。其跟隨識字人役、亦各得分例錢、習以爲常、自上而下、交相征取。苟非掊尅侵欺。其財何所自至。是以微收子粒、則刻剝佃戶。收納料草。則勒捎商人虛增妄報百計侵漁。其源皆起于此。今馬匹錢糧旣有實數。此弊或將不禁自革。然當積弊大壞之餘。而爲

畋弦易擻之舉。立法不可不嚴。慮患不可不至。宜敕該衙門通行禁約。今後敢有仍蹈前弊者。科道官及緝事衙門指實參奏。處以重法。臣等又訪得每年馬匹下場收放。承委官員。于各州縣倚戶需索銀兩。遞年爲害非淺。合無今後但遇下場時月。該部先行奏請。出榜曉諭。有似前需索者。嚴加懲治。則人心知警。而弊端可絕矣。

一謹防範。臣惟印烙馬牛。所以分別公私。防閑詐僞。關係不爲不重。頃者臣等查點過各房馬牛。雖稱有

環吉三尖等字樣其實通無印號間有一二亦多細淺模糊而太監閻洪奏乞存留乃假印號相雜爲辭臣等常據所見以折之矣比聞天閑在内者亦有盜易之弊若使防範果嚴豈應有此今見在頭畜已經臣等奏請重加盪烙此後如有各處貢賀及新收孳生馬匹俱乞及時印烙每二年或三年一次提督官通行點視但有文理細淺者即爲照前再印庶幾真僞可辨而姦弊不生矣

一立公署看得各馬房錢糧户部設有主事分管緣

倉塲去京或在百里之外俱無公署可居各官逐月下倉觕宿內臣私宅本倉官攢亦無廨宇每遇收糧隨同主事到彼賃住民房或二三日事畢旋即回京以至錢糧之出納通不經手馬牛之肥瘦邈不相關揆諸事體深爲未便切見近日在京尼寺拆毀數多變賣未盡合無量爲拆卸前去馬房盖造公廨以爲各官次舍之所并官攢亦各造與房屋就彼居住以便收支庶不徃來道途致悞公務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


華亭　宋徵璧上本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選輯
　　　　　　　　　宋存標子建　參閱


## 陸貞山集

### 狀　　陸粲

#### 擬上備邊狀　備邊

此貞山館課

臣伏以頃者醜虜不道擾我邊鄙將士出戰或全軍覆沒累使告急至于上勞聖慮特勑本兵蒐揀戎

卒簡命文武大臣待報出師以爲應援臣竊惟國家設立鎮戍委任將臣凡以防遏虜寇保固邊圉也宣府重地爲國北門密邇宸居尤非他鎮之比先事預防臨機應援實惟守邊者之責其不可他諉明矣且以古準今中國之勢誠莫尊于我朝而虜衆不能當吾一大縣自有何奴以來亦未有衰于今日者也以全盛之勢御極衰之虜宜其戰勝攻克所當者破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彼稍爲鈔掠我輒已不支今赤子剷戕疆埸侵駭是豈獨一時邊臣之罪哉其患之

所從來久矣。臣聞書曰惟事事乃有其備。有備無患。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自項邊防廢弛。將隷偷安。平居則玩愒而廢時。有事則張皇而失措。比其事解兵休。即復泰然不以爲意。譬如濱河而居者。不能預築堤防。一日水潦奄降。則挈家室乘高避之。希冀水退。復還故處。歲歲遷徙。苟且支吾。謀國如此。可謂疎矣。臣竊覩事勢。不勝憤懣。惟昔賈誼弱冠。願以尺組而係單于。終軍妙年。欲請長纓而致勁越。彼之二子。豈爲好

其氣莫壯

名。良以感一時之遇。思效節于明主也。臣以非才、荷國備養、受恩無量、自惟疎賤性資駑劣、進不能陪廟堂之末議、退不能備數戎行、効攴一障、區區之忠、無以自列、謹條邊事所當施行者以聞、葢將爲久遠之圖、而非以副目前之急也、

一曰明賞罰。臣聞御軍之法、莫先於紀綱、紀綱之存莫要於賞罰。賞當功、罰當罪、人主所以駕馭英傑之大權也。賞罰一失、雖有良將勁卒、尚安得而用之、夫守邊固圉之臣、　天子所屬以一方安危之寄者。舉

措一不當則爲國大患此其用之甚不可以不詳也。今也受爵公朝輸欵私室仗越邊境借勢禁闥無功則冒濫陞遷有罪則朦朧幸免故雖有忠勇果毅之臣一言不中節則呵譴斥去不復顧惜而庸鄙饕餮者乃得以坐享富貴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者也夫賢者不必用而蒙無辜之罰此其中必有沮之者用者不必賢而享非望之福此其中必有佑之者。

陛下亦嘗察之否乎天下之患起于因循而成于蒙蔽苟不能一振作剗除之未見可以善其後也

陛下聖質高明略不世出屬者親讞大獄　天威所臨臣下震悚誠推此心以憂邊事一日慨然思起積習之弊數御便殿延見大臣從容咨訪決壅蔽以開聰明核名實以定黜陟以至臺諫之論列撫按之舉刺察其果出于至公亦當虛心納之屈意從之使喜怒之私無以蔽是非之明愛憎之言不能亂邪正之實凡諸將中賢否勇怯莫不瞭然于　聖心有功必賞不以疏逖而遺有罪必罰不以貴近而免錄用命之士厚恤事之家正逗撓之刑嚴掊克之禁恩足以

懷勇夫。而義足以激死士。又何患武功之不立哉。

二曰廣召募。臣惟虜衆深入。我軍遇之。衆寡不敵。遂至戰沒。故謀者多患邊兵之少。而欲急發京軍與之協助。然臣以爲近日之事。若使諸臣守禦者。能以地方大事爲念。不分彼此。而并力協謀。互相策應。縱無大利。自可保全我軍。不至盡沒於虜。然則所以致敗者。或不專在于衆寡之故也。古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今邊郡土人多能戰者。亦往往入堡與軍士相兼守禦。臣請益募以應敵。此其賢于京軍遠矣。蓋

士兵生長邊方。熟知地利。耐寒苦。習戰鬪。內欲爲其室廬墳墓之衛。外欲報其父兄子弟之仇。人自爲戰勇氣百倍。但患將帥不能撫恤。而虐使之。是以憚于應募。宜懸示厚賞。資以器械。優以糧餉。許以事定之後。復業歸農。不籍其名。有所得于敵。即以予之。則勇健者爭出爲用矣。若夫京軍。平時豢養驕惰。不經戰陳。道里非所諳。勞苦非所習。況大將一出。參隨之類動輒數十百人。名爲報効從軍。實則因緣圖利。故臨陳則退縮不前。失利則爭先竄匿。幸而克捷。則攘人

之功以爲已有且首級之利武夫所貪今彼以性命。得之此以談笑奪之使邊人解體戰士離心率由於此爲將者亦私其愛或因權貴所屬明知其壞事而不加禁戢。致失軍情。誠非細故臣請自今毋遇邊警。不必動調京軍或止命大將將之駐劄近地遥爲聲援使虜知吾內外有備。亦當聞風遁去必不得已而往尤宜禁約部下悉隨親兵不得侵奪邊功沮壞軍法仍戒其不得邀殺被虜逃回之人以冒功賞如有犯者。雖主帥所甚愛必斬于軍門以徇若將官任情

回護聽紀功御史指實恭奏。庶幾可革前弊。雖然兵難懸度今日之事臣豈敢必京軍之可以無出乎。昔成化間滿四之亂議者多請自京師發兵討之。大學士彭時力持不可或以危言怵之時不為動後滿四卒平之于土兵之手前事可徵是固當軸者之所宜熟計而審處也

三曰嚴教練臣惟今日軍士坐食者多能戰者少加以私門多役占之夫尺籍有詭射之弊內則宿衛單薄外則營堡空虛近者明詔特開投充之科以收爪

牙之用斯亦權時補弊之一策也然臣聞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亦徒然耳乞勑兵部并選差素有風力給事中御史三四員公同各營將官將見在軍士通行簡視凡其老疾者去疲懦者去游手無賴詭名冒籍而實不堪用者去抽選精銳與投充之人新舊相兼什伍相比嚴加教閱以備緩急至于操練之法止是教以坐作進退分合疾徐之節外雖整肅可觀其實臨敵無用况與胡虜戰如獸伏鳥散豈暇從容應節哉自今操練務須人習一藝藝必精通又須每

不堪者存徒以分精銳之食而敎之偷惰

人兼之以射蓋弓弩實中國之長技而兩軍相遭必長短之兵兼用乃能取勝臣請于各營將士中及附近州縣選取善騎射者不拘軍民官舍立為教師分領團隊使專一教射定為賞格以十矢為率能中八矢者為上五矢者為中皆有賞三四矢者為平不賞不及三矢者有罰合格者月糧之外別加賞給其教師亦視所教之人合格之多寡為賞罰（使之自勸）凡軍士有爭訟則射有過誤則射有所請求則射視其中否而予奪之其他技能以此為準仍行下各邊悉倣此格施

行。其器之良者，如廣中猺獞，及唐鄧等處，所用藥弩之類，皆取其法。俾軍士演習以備用。語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使人人自勵于武勇，則雖京軍亦可用之于邊，不二三年，可以得志於外夷矣。

四曰修馬政。馬政之不善，未有甚于今日者也。牧于官者，各存而實亡，牧于民者。有損而無益。兩京畿山東河南之民，編戶養馬，已不勝其困。順天等府縣又有寄養騎操馬匹，孳息不蕃，倒死相繼，秣飼之累，賠償之苦。動至竭產而不能支，比其俵散騎操，類多疲

病羸瘠馳騁內地力已不堪出塞禦戎尤非其任昔晉人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杜牧亦稱河北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今安在耶民有養馬之害官無得馬之利不行先王之法而襲宋人保馬之政是法也亦可少變乎夫馬所以蕃息者豈有他哉主之有人牧之有地食之有法而已比來士大夫選華擇要不喜親考牧之職在內則太僕長貳遷轉不常既難望其誠心經理在外則苑馬等官類取貲格稍下辟望不揚者爲之間有能自振拔者蓋亦鮮矣是主之非

其人也自永樂以來各處艸場及監苑故地大抵侵據於勢要昔之建言者葢屢及之近日明詔亦俾經理顧未及施行而不逞之徒已倡言沮之自非 聖心獨斷於上而當事者能以身任怨不爲浮言揺奪未足以議此也曾此不圖而因襲故轍重困吾民民之力有限馬之害無窮卒之人馬俱斃而已是牧之非其地也古之畜牧皆有政令有司者掌之自游牝去特騰放調習莫不有法今皆無之且一馬而朋牧于數人今日在甲明日在乙牧無恆主姦弊日滋燥

溼寒燠之不調飢飽勞逸之不節而馬日病矣是食之非其法也三者之患不去求馬政之舉終不可得矣昔唐初馬少及張萬歲領羣牧在官數十年不遷置八坊四十八監於隴右河西地廣千里募民墾田數千百頃以給芻秣其後馬大蕃息至七十餘萬匹今其地固在前史所稱肥饒而善水艸者宜不異于古誠能依倣舊迹斟酌時宜立爲通融經久之法務使上不病公下不妨民擇廷臣中有才望者俾專經理其事委之重權假以歲月聽自舉其屬惟務得人

不限資品俟其事稍就緒然後推行于山西遼東諸路其在兩畿山東河南者必如先朝大學士丘濬所謂於民養之中而寓以官牧之意又自今歲以前宿逋一切蠲之與民更始而後可爲也臣聞有治人無治法治豈有無弊者哉變而通之亦存乎人焉耳矣

五曰作士氣用兵之道以氣爲主強敵在前援枹鼓當矢石喑嗚叱咤而三軍披靡者氣爲之也古之善御將者必先厲其氣鼓舞振作之術有出于爵賞刑戮之外者故士也踊躍奮迅而願效其死自承平日

久士大夫鄙薄武臣雖位均體敵猶蔑視之事有相關任意徑行不相咨覆稍下則慢易凌辱無所不至武臣亦不自貴重曲意奉之若中朝貴人啣　命出鎮者勢尤赫奕將吏奔走俯伏奉事稱呼之間眞與厮養無異其間頑鈍無恥者固不羞爲人下而英偉磊落之士豈亦有忸怩不安者矣非惟觀瞻不雅體統有失且使士氣因此銷沮蓋人之氣緊激之則日伸挫之則日屈譬如文臣初出仕者頗多英銳及其沉抑於州縣奔走于送迎往往志氣頹靡鋒鋩畧盡

又況武夫素無執守。尤易摧屈者哉謙者必謂此曹
龍獷。恐假以顏色。易生驕慢。臣謂奬與大過。使桀黠
之徒得志橫行。固非盛世之福。而摧抑過當。使英雄
之士。垂首喪氣。亦烏得爲便計哉。要在適其中而已
乞勑所在鎭巡藩臬等官。此後接遇將官。必加禮貌
自非違法生事。非禮害人者。不得輕肆凌辱。事有應
共議者。平心易氣。與之商確。彼所執苟是。卽宜樂從
或有奇材異能。自當優爲之禮。虛心以下之。至誠以
動之。庶幾士氣日昌。國威可立。

六曰拔異才。言當今之患者、皆曰才難。上自朝列、下至郡縣、皆有乏才之憂、而軍旅之任、尤患不得其人。是豈果無人哉。夫天下未嘗無才、而用才者類不足以盡之、限以資格、則豪傑之在下者不進、拘以弓馬一夫之技、則智畧萬人之敵見遺。取人而求備、則倜儻不羈之才、以詿誤而弃去者有之矣。及其有急、寧取潦倒龍鍾、貪鄙闒劣者、使當大任、不知求才之方、而猥以爲才之難得、亦甚不思也。且夫英雄特達之士、其中必有所自負、苟非上之人深知而異待之、則

彼固未有樂于效死而盡其能矣昔李愬攻淮西獲其降將李祐用爲心腹諸將疑忌流言上聞而愬力保持之祐至感泣卒用其策以擒吳元濟故夫士不素厚而輕使之未有見其成功者也今偏裨行伍之中豈無異才而不能自達於上者多矣惟本兵若行邊大臣慨然思爲　明主求才有賢勞者不必限以下位有智略者不必計其小過虛心訪求多方蒐採或督令管軍官員各舉所知參伍考驗果得其人即不次拔擢待以殊禮推赤心而置其腹加厚賞以勸

其勞。使有以自異于衆。三軍之士。屬目向之。而彼不思所以自效者。非人也。至于軍士。亦擇其勇銳機警者異視之。俾凡有技能。皆得以自見。而不至雜然于儔伍之中。平居感奮。思赴功名之會。緩急之際。必有可使者矣。臣又聞昔之行軍者必多置介貳叅佐以廣耳目。咨計畫。且以收遺逸之才。杜意外之變。聞今軍中亦自有諸名號。但或非　朝廷所位置。故士得之不以爲榮。臣以爲士之智勇而嘗有功者。宜別立異名以居之。若古所謂叅謀典籤。行軍司馬之類者。

使其禮秩體統稍與衆殊以示寵異倘以爲可行自（此即官而與其名以示衆則人自樂爲用矣宗並論大小戰）
京官推之各邊是亦激勵人才之一策也

七月恤將士臣惟守邊之卒百戰傷夷終年勤苦視
內地坐食者勞逸苦樂不可同年而語在上者不加
優恤如陸贄所謂怨生於不均者既所不免矣而將
帥又從而朘剝之計其平居怨望不細而一日驅之
使冒白刃難矣幸 陛下憫念邊兵灼見此弊特於
詔條中嚴尅減月糧之禁禁之誠是也然臣愚以爲
苟未有以易之則此弊終不可革何者 朝廷恤將

帥。然後將帥愛士卒自然之勢也。臣觀昔之人主稱善任將者。莫如宋太祖。太祖之用李漢超郭進諸人。使守邊也。皆厚以關市之租。饒以金帛之賜。家屬在京。仰給於縣官。貿易往來。不問其商稅。故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虜情。時有寇鈔。亦能先知預備。多致克捷。終太祖世無西北之患。蓋恒人之情。私計不足則常怠於奉公。況將帥捐一身以當安危之衝。此尤不可不恤其私矣。彼其區區之俸祿。不足以自給。則百計漁獵。以資賂遺之不暇。又何暇爲

明主養士。以收奇功乎。竊見國家無名之費。歲以萬萬計。誠能捐其半以厚邊臣俸祿常賜之外。別有以

王翦李牧俱以此立功

優之。俾得多收智勇之士以爲心腹。巧慧者用之以知氣候。熟于韜略者用之以參謀議。山川險易。虜情虛實。行兵調度。皆講之有素。不至臨事張皇。又將帥旣饒於財。自然優假士卒。國家養兵之惠。得以下流雖素厭桀者。亦感恩而知愛其上矣。昔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遂能破走東胡。魏尚爲雲中守。出私錢三日一椎牛饗士。是以匈奴遠

避使今之守邊者能然。虜雖有十倍之衆。臣知其無能爲也。

八曰擇主帥、主帥者、三軍之司命、而一國之禍福繫焉、故用兵之道。擇帥而已。夫秉鉞而專行握機而立斷、類非簿書儇儇之才、弓馬一夫之長、所能辨也。精神主氣、足以折衝、威稜氣燄、足以懾敵定力雅量足以任重遠心曠度足以用人長筭碩略足以濟變而體之以忠誠。將之以愼密、兼是數者可以稱大將之任矣。今諸將中有名者不過數人亦可當一面之寄、

若具文武全才。堪爲大將者。其誰與。竊以爲威望素淺者。則臨事難以服人。人品不高者。則所爲必多顧慮。是未足以當推轂之首選也。惟　聖天子恢弘雅度。不以小過而舍干城之器。不以浮言而廢有用之才。大臣當選將之任者。又能竭誠體國。取其才望之過人。而不憂其名位之軋己。則可爲大將者出矣。且擇將非難。任將爲難。爲將者。非如州縣米鹽之吏。可以歲課遷也。苟其人可任。近則十年。遠則二三十年。甚者終其身而已。今月改而歲移。坐席未煖。又更他

鎮地形未識土俗未諳軍情未接而已去之雖有韓白為帥無以成功矣夫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度外之事漢用陳平捐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遂以滅項羽今之邊臣動支一錢穀拔用一將校稍破長格則文法吏且操尺寸以議其後纖故不錄流言亟行彼方求免于訶詆之不暇又何以責其有功設令將得其人任之有道調停糧餉厚恤邊民以裕其力廣開屯田疏通鹽法以豐其財無以貲倖之臣閒之以一其權假以歲年不為人言沮奪使得展布以盡其

才養威蓄銳以待事會之來雖一舉取虜可也臣又
聞之天下事有本末邊境末也　朝廷本也昔己巳
之變有一于謙遂以安靖近　孝宗晚年信任劉大
夏則北虜雖或跳梁而終亦無患斯治其本之效也
今夫富人之營居室者刀鋸斤削之工豈必一一擇
之亦惟求工師之良者而委任焉指使羣匠各當其
能則其室易成而難壞兵者國之大事非特居室也
不爲之擇良工師可乎今舍大圖細討其末而忘其
本也雖終日汲汲豈有益哉伏惟　聖明深爲社稷

至計憂其所當先者天下幸甚極本窮源之論誠莫過于此故臣條邊務而以是終焉。

詔修濬通州閘河議　通州閘河

臣伏以通惠一河乃前元都水監郭守敬所開國朝自
文皇帝定鼎北方歲漕東南租賦以給京師其始因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命尚書宋禮平江伯陳瑄開通漕河以代海運而自通州至都城四十里間陸輓為難乃議濬守敬所開故道置閘蓄水以通漕舟然歲久廢弛河日淤塞仍用陸輓車輛脚價所

費不貲。遂致加耗日重。東南民力。不勝其困。當純皇帝時。嘗議修復。而豪貴不便。訛言沸騰。假造妖異以動 上聽。其事遂寢。識者恨之。迨今又數十年矣。國計之屈。民力之困。又非曩時比。修復之計。誠宜亟行而不可緩者。幸賴 陛下聖明。俯從言者之奏。特命大臣相度可否。 詔旨諄切。期在必行。凡有志于經國者。皆以為希世之遇。而異議之徒。猶籍籍病其功之難成。非特不智。蓋不忠也。臣請得以備折之。今之議者曰。風水之說。世所恆言。通惠泉源。出自西山

流經大內今欲開導慮于　諸陵及京城形勢有妨臣以爲是特卜史鄙淺之言君子不道也就令有之則河道山陵地絕遼遠於其所謂陰陽向背之說亦邈乎不相及矧今不過因仍故道稍加濬治非有鑿山通道動絕地脈之患也而於京城形勢亦何損乎難者又曰國家財力方困公私耗竭驟與大役何以堪之且水道之遲孰與陸輓之疾乎臣以爲成大事者不計小費而不一勞者不永逸陸輓之費歲無慮數十萬誠令捐三四年之費以就此役猶將爲之而

况故迹尚存。泉源不竭。功可計日而成。所費未必至

是乎且舍陸就舟所費十倍水道淹留不過數日雖

有剝載之勞而無雨雪泥濘之阻以其費之多寡而

當其行之遲疾利害亦較然矣。難者又曰京城内外。

游手何啻萬人藉輓運僦直以餬口。一旦罷之將使

失業恐生他變。臣又以為不然。夫所謂濬河者。非曰

遂廢陸輓也謂與陸輓並行也河成之後立為禁例

惟以通軍民之運船。餘若商賈之負載官民之往來

仍從陸行則舟楫不至壅塞。車輛可以無廢。一舉而

兩利存焉民方便之何變之生哉凡悠悠之談其大指不出此三端而自明者視之皆不足憂也夫天下事謀之貴詳而斷之在獨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惟廟堂之上剛斷不惑而任事之臣能一心爲國無怵于人言則功可成矣彼倡爲異議者特世家大姓利就直之入而已　朝廷之威令苟行彼亦何敢嘵嘵其間哉若夫修濬之法要在相度高下竊聞京城地勢視通州爲高而水勢就下蓄洩爲難河身淺則遇旱易涸而難行閘坐卑則泉源迅疾

而難積。今宜于近京之處。大東橋迤東挑掘令深。去高就卑使畧平坦增置閘坐多爲板級上去則河平板高則水深而挽舟逆上者。無艱阻之患矣。仍添設治河之官。重其責任。時常加疏濬。凡諸仍勢射利之徒。假以尚方供用爲名。放舟挽阻運船者。坐以違制之罪。啓閉有節。蓄洩以時。此河一成而不廢。則脚價可除。加耗可減。東南之民。庶幾有瘳乎。且昔者置倉于通州。正以輓運艱難。不能全達京師。而爲此權宜不得已之計。有識者益深爲 朝廷憂之。己巳之難

嘗用言者討。焚馬房之芻粟矣、斯實前事之明鑑也、此河既開、道倉可罷。軍士之受糧于官者、免往來担載之勞、而太倉陳陳之粟、漂貯嚴城、可無意外之虞矣。豈非萬世之利哉、抑臣又有私憂過計者、國家財賦、出自東南。所賴以通往來者、一河而已。沛水淤塞、漕舟遂梗、藉令有不測之患、迴于此者、又將何以待之。是以先朝憂國之臣、如大學士丘濬者、嘗建海運之策、其慮雖若迂遠、而其說不為無徵。臣愚以為漕運之法、固當萬世無廢、而海運之舟、亦可預習以備

此策備而不用可也

不時之需。宜博求諳知海道。如元之朱清張瑄者使熟議而行之。萬一有他故。此不來而彼來。亦國計之一助也。

## 書大理卿胡公遺詩後　南畿巡撫

南畿初設巡撫胡公以故胡公去後周文襄繼之

昔在宣德初。吉郡胡公槩以大理卿巡撫南畿。威望

附以究二公行事如此以勸書所載胡公有搏擊

甚著。論者或頗譏其苛刻。然余嘗聞諸長老言。當是

安撫之吉而周公繼之也二公皆為名臣

時。天下乂安。江以南人物浩穰。鄉里渫惡。所為多踰禮制。朝廷患之。賜公璽書。有袪除民害之語。惟公亦以為莠盛苗穢。不可不鉏。故其為政尚嚴。雖所誅

罰不必皆中然一時弁兼豪植之徒斬除略盡姦宄革心小民得職去之百年而其名聲猶赫赫使人畏仰農畊走隸皆知胡卿云若公者方諸漢吏蓋趙京兆尹扶風之流非耶自承平久而法抗敝也流俗之論以容養姦蠹爲寛厚從政者雍容簡貴日坐官署默數歲月得美遷即去苟少出意見有所建易則衆口謹譁流言飛文上下交搆必擠而去之甚者陷之死然後快嗚呼可悲也已令胡公在今日身且不保安望其功名發聞若是乎

卷終